

饮虎池

张承志 著

作家出版社



1949-2009
共和国作家文库

作家出版社

张承志 著

饮虎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饮虎池/张承志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4
(共和国作家文库)

ISBN 978 - 7 - 5063 - 4668 - 9

I. 饮… II. 张…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9419 号

饮 虎 池

作 者: 张承志

责任编辑: 潘 静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34 千

印张: 18.5

插页: 4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668 - 9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中国巨轮，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短短六十载，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文学，风起云涌，蒸蒸日上，流派异彩纷呈，名家力作迭出，同样令世人瞩目。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社启动“共和国作家文库”大型文学工程，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历史进程、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勇敢实践、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这套文库，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我们同时相信，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绚丽。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

作家出版社

目录

饮虎池 /1

一册山河 /5

水路越梅关 /18

鲁迅路口 /27

四十年的卢沟桥 /40

二十八年的额吉 /47

公社的青史 /60

与草枯荣 /70

一页的翻过 /81

匈奴的讖歌 /86

阿尔善 /114

文学的“惜别” /125

把心撕碎了唱 /160

自由的街巷 /181

热情的行踪 /188

波斯的礼物 /199

鱼游小巷 /215

相约来世 /222

夏台之恋 /225

祝福北庄 /240

斯诺的预旺堡 /249

长笛如诉 /258

旱海里的鱼 /268

饮虎池

去年的什么时候，收到一封家信，中间讲到济南家乡已经改建。

“你若再回来，就看不见杆石桥和饮虎池了。”

接到信时我正在日本，读着这句话时心并没有什么悸动。

我当时和此刻都无法表述自己的心情。已经是两代游子，连惋惜的资格也没有了。我感到这颗心早已长出一层硬甲，坚冷如冰。我已经能够习惯掩饰，哪怕它被击裂出血。饮虎池消失了，心里像倾进一股雪水。我没有战抖，我知道，当人们都失去它的时候，它就属于我了。

我终于有了向饮虎池表白感情的机会。

现在真后悔那时没有多多地在那池边坐坐。我总觉得，机会多，不用急，所谓重返故乡是一件庄严而神秘的事。更重要的是，我总错以为自己太年轻；故里——他是战士伤残后才能投奔的归宿。

我没有把紧紧拥簇着饮虎池的那片聚落称为母性的“她”。是这样的，他是父亲；永远不给你依偎之温暖却赐你血性的刚烈父亲。我渐渐地不再因没有玩耍于饮虎池边的孩提时代而难过了。从

他那儿我汲来的一口水噙在丹田，二十年来使我不改不变，拼性命行虎步，从未与下流为伍。

此刻我欲诉说，他却不复存在，前定中人就应该如此磨砺么？

那一天，从我得知饮虎池消失音讯的那一天起，他的形容情调就一天天地在我记忆中复苏。

棱角分明的低栏墙，素色的砖石，紧挨着穷人的家——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面积和名字：他比几口井加起来还大，却比任何一个水塘更小。相邻几个人家用他不尽，杆石桥外几条街人用他不够——难道真是虎的饮水之地吗？在海外，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中曾经流传过一句话：“所有人里中国人最好，中国人里山东人最好。”这当然只是一句话而已。不过，我走遍南北无数的州县，除开农村不论——城居的回民中，哪一坊人也没有济南回民的正气。这绝不是纵言，更不是媚乡，这是我多少次长旅中默默咀嚼过的一个谜。

是谁，把灵性给了他命名为饮虎池的人？

我不知父老乡亲们，特别是我的杆石桥头、永长街里、饮虎池边的乡亲们，是否也有同样的感想。

我特别想就这一点和人交流。当你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当自己还没有被赶到生计的小路之前，你们曾经怎样捉摸过饮虎池这个地名，你们是不是也快活地猜这里曾经饮过老虎，你们沏茶做饭用的是不是饮虎池水，你们洗净时候用的是哪里的水？

被驱赶到滚滚红尘的现世里，那么难遇见一个喝过饮虎池水的人。但是那情景是一定存在过的；在薄暮中，在柴烟弥漫的一天天结束时，北寺南寺的梆克念响了，金家寺的沙目礼过了，小孩们围着饮虎池乱跑，个个穿着满是补丁的旧衣裳。饮虎池是他们的名胜，饮虎池的水在黯淡地波动。

城关，城关，中国回民被赶到边缘的苟活地！……四百座州县

如一个模子，城关的贫贱日子，百事维艰的信仰。而饮虎池是怎样出现的呢，那么威武那么高贵的虎，为什么要在这种地场饮水呢？

我久思不解。四十而不解，四十正惑，饮虎池四周发生的事情尽管无声，却与孔夫子的大道不符。长久以来，我深深地觉察出：我至今的一切作为都与饮虎池有关。太易决绝，太多孤傲，太重情感——当我发现一个不问职俸不要宿舍独自一个钻研经典的北大教授是饮虎池人；当我发现一个从北京奔赴西北自求殉难的十九世纪起义英雄是饮虎池人；当我发现一个又一个把自己步步逼入苦境而做人豪侠仗义的人都来自饮虎池时，远在异乡的我又能和谁去诉说感叹呢？

我只能久久地品味着想像中的薄暮的饮虎池。那些孩子围着池栏墙玩得尽情尽致。都市边缘的夕照，呈着一种肃杀和淳朴，天空似灰似黄，砖瓦沉入了沉重的青色。

十九世纪农民战争时，人称山东金爷的一个饮虎池人，成了烈士。他是从繁华的北京出走的，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导师，舍不得殉道的美。他被清军杀害在宁夏金积堡北门外的一座小庙门前，那庙门至今尚在。他的事迹不见于济南府志，却被记录在西北的手抄本中。舍小康而殉危难——我不知还有哪一处中国人能有这种追求的心性。

无疑是由于他的感召，有一个瞎眼的老奶奶，在不掌灯的小屋里捻线，她一尺一尺地捻着线，用那真是一枚一枚的铜钱供养儿子。后日里儿子成了名医。他给穷人治病不要钱，喜得拉洋车的穷苦人从来不要他的车钱。他把儿子送到那位金爷奔赴的西北学经，自己却乐陶陶地煎一味中药、小孩们生了病只喝半小碗就准好的中药——这位老中医就是我的爷爷。

我没有见过他们。无论是逝于十九世纪的山东金爷还是半碗汤药一服病除的爷爷。我只见过一次饮虎池，这些真让人终生遗憾。

而今天饮虎池也逝去了。

我们没有来得及弄清饮虎池的秘密。我从未对人说起过关于他的心情。以前独自遐想的时候，有时我暗暗想：等自己有了机会也许能弄清楚，如今池填人散，再也不可能了。

那么，就像在海外的山东传说一样，每个与饮虎池有缘的人，甚至每个与山东有缘的人，都要独自迎击世界了。

暮色中那群玩耍的孩子们没有发现，有一个巨大透明的影子，一只斑斓猛虎的影子，曾经伴随过他们。他们玩得开心，当然毫无察觉，但那虎气渗入了他们的肌肤，潜进了他们的血。

这虎的气概，虎的纯真，虎的美丽，已经伴随着人的流动散向了天南海北。未来也许科学能结束盲瞽，穷究人的秘密，那时饮虎池的秘密和贵重，将会使世人吃惊。

会有那么一天到来的，我一直这么想。

初作于1992年12月

再改于2009年1月

一册山河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地图有特殊的喜好，也对地图特别苛刻。每去一地，总是先写信求朋友帮助寻找地图，到达后又总是对他们辛苦寻来的图絮叨挑剔。时至今天，我突然有了把用过的图整理一遍的愿望，所以前些天大规模收拾书架。当三册图被装进专门的夹子里以后，我发现这些年来丢失了一些重要的图藏。剩下的只有经历和体验，就像马匹已经驰去，只余下荡起的烟尘。更有不少地图上记着当时的记号，提醒着里程和宿处，刺激着正在淡忘的记忆。

——

十八岁那年，我平生第一次使用地图。

回忆起来实在遥远，已经记不清那是一张怎样的地图，只记得一条地图上的直线。

那是在大地震般的一九六六年，岁末的隆冬。世道鼎沸，秩序颠覆，但是社会的筋络纹脉却还都健在。我们一行青春做伴，年长十九最小十六，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崇山峻岭中——应该说是在地图

上的甘川交界的黄褐色纸面上——划了一条笔直的直线。

真佩服那时的行动精神。那真可以称得上不知山高沟深，气指心使，随念头和追求所欲。地图上的直线指向当年红军长征的关隘腊子口，而铺在直线下方的，却是激烈起伏的大山脉。

记得第一天就被大自然狠狠地教训了。我们用指南针（玩具型的）比着，瞄着腊子口的方向，用尺子画了一条直线。然后再用直线瞄准出脚的方位，背起了行囊。

无视大路，对准直线瞄着的山头，一上路就开始登山。为了露宿野营，我们借了藏民的大皮袄和长靴子，背包有六十斤重。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山岳地带如此蛮干，人被累得汗水淋漓。爬上第一道山，气喘吁吁地休息时摸出图来，我意识到了地形图上使用的黄褐色是怎样的严峻。那个时刻的感觉很珍贵。我如同咀嚼如同琢磨一般，把地形图上的色彩高程表示，把黄褐色代表的雄险浩大和步步崎岖，记在了自己还应说是少年的胸中。

但是压倒一切的，是难以形容的壮大山河对幼小心灵的震慑和征服。太阳正在前方沉没，但是前方是海一样绵延起伏的山。它实在壮阔庄严，望着它谁还会想到当晚的宿处和下山的路呢？我们大声吆喊，纵情高唱，像几只不知忧虑的小鸟，迎着出生以来初次看见的无限山河。左右逶迤连峰，前方层层山影，淹没世界和沉没夕阳的，只有山，山，山……

当夜野营荒山。次日顺沟穿走，好不容易才找到道路。后来的旅程不再无知地蛮干，在藏区小住，攀过真正的雪山，见识了革命史的腊子口名胜，完成了一生长旅的第一次远行。可惜的是，那时使用的《革命串联地图》，由于没有留意珍存，在以后的日子里弄丢了。

《革命串联地图》是一册十八开本的平装普及本地图，附有红军各个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定价极其便宜。即使用今天的眼光

审视，也应当公平地承认它印制精美——各种字体字号标准清晰，线条印得纤细而分明。特别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白图”，虽然没有稍稍印上一点等高线而使我觉得美中不足，但它也没有使用后来那恶俗的行政色。这样，图上的蓝色，一定是河流湖泊以及沼泽；黄色则专用于标识沙漠。这使它具备最起码的地形感，使人能最低限度地想像自然。后来再也没有见过这种设计，凡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地图册，几乎都是套色的，但是整个陕西新疆的全部印成粉红或浅绿的行政区标志色以后，连区别出水流的蓝色都障眼，更不用说想像自然了。

丢失了《革命串联地图》是件憾事，但庆幸的是我保存着它的姊妹版。一九六六年一月版的《中国地图册》（普及本，定价0.40元）印刷于那个风暴开始之前的一九六六年四月，显然可以推测为串联地图的底本。它除了没有印红军路线，没有着重标明革命各圣地外，同样是白图，蓝色标水黄色标沙，没有使人眼睛累的行政区大色块。可能是日后出门使用串联图册比较多，而使用这一本比较少吧，时隔三十年我的这本地图册还算大体完整——掉落了几页，有些页残破撕碎，有些页浸透了羊油，半数纸色变黄，封底的宁夏页烂得只剩下原来一页的三分之一大小。但恰恰在这残存的一小块的背面，印着图名、书号、定价、资料采用截止期（1965.12）、印厂名、出版日期和印刷日期。

难以尽数这两册地图陪伴着我，走过了多少道路。抚弄着残存的封底页，猜测着图上的烟熏油浸，心里涌着类似对乘马的感情。谁也不能足不出户，尽知天下路。然而旅人必须在出行之前以及在路上，不断地思索前路。地图是至关重要的，它很像一册最概略、最基础的入门资料。只我深深感到的是，迄今我还没有享受使用地图的彻底自由。如果说人生之旅就是突破束缚投奔自由的话，那么我的历史也是一小段挣脱地图的限制和找寻好地图的记录。

二

对地图的最初的朦胧渴望，是在内蒙古草原的马鞍上发生的。那时用图的自由，完全是一个零。游牧民是一种活动半径远远超过农民和城镇居民想像的人，在那种生活方式中，地图渴望被两种因素引诱着萌发了。

一是对地平线阻挡的突破的强烈冲动。不知我描写过没有，骑马放羊的时候，我总是尽力在镫上立直身子，企图眺望远方那道淡蓝色的地平线。若是甩开了羊群或劳作的拖累，有时匹马远行时，我禁不住当跨过平日禁锢自己视野的、那障人眼目的地平线时——心里的满足和喜悦。但那是一种没有尽头的魔术：踩上地平线以后，在簌簌的草海摇曳之中，视野尽头又是一道淡蓝色的地平线。年复一年，人渐渐忍受不住。无法知道外边；尽管草原如大海，但是在辽阔的禁锢的外边，还有什么呢？这个固执的念头有时逼得人发疯。其次是老牧民们的半径和见识。我粗粗算过，汗乌拉大队的长者，大致都有四百里的骑马距离，和对四百里方圆里人事水草的了解见识。北到外蒙古一些大小山头，南到锡林浩特城附近的口口水井，听他们娓娓道来时，觉得那真是如数家珍。他们知道一切掌故原因，清楚所有的明暗路径。数百里真的全在他们胸中，这使年轻的我惊愕而艳羡。在积雪斑驳或一望碧绿的草地上和他们闲谈时，我感到了自己不是他们交谈的对手。我能从哪里汲取那么辽阔地域的知识呢？连他们显然觉得是谈话中的标志和注解的那些地名——我都居然闻所未闻！而他们却只习惯那种谈法。

需要一张地图。需要一张向北稍微越一点境、向南至少伸到阿巴哈纳尔旗、两翼包括东乌珠穆沁全部山、井、泉、湖的地名；包括各个社队的旧名、主要家族血统、他们的冬窝子和习惯驻夏地；

与公路有关和无关的马行和勒勒车行路线的地图。只有找到这张地图以后，我才能听懂他们丰富满盈，却又断头缺尾的故事；才能串通起人群和牲畜，过去和现在，才能在胸中勾勒出一个生动丰富的草原。

没门儿。那张图是绝密的。一直到我离开草原，我没有找到过任何一张乌珠穆沁的地图。有一天，架子山（草原上隔几个坡或几个山头，就有一个测绘者立起的木头架子）那儿有人影。羊群稳定，我无所事事地信马走近了那个三角锥般的木头架子，见一群当兵的正在那里忙碌。那一天我翻弄了一下他们的地图。难懂的等高线密密麻麻，用汉文标着绕口的地名。我至今怀疑他们印错了很多，因为拼读着实在觉得陌生，也许我翻弄过几张，画的不是我们的地盘。

当兵的警惕地收起了图。他们奇货可居的神色使我不再探询，所以今天也不便就那些地图过多议论。但我想弯弯绕的等高线繁琐得令人生厌，而且我坚信那种图并不能教给他们只有我们牧民才知道的条条路径。在草原的最深处，跟几个不懂半句蒙语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们又没有要我“带路”。我悻悻地走马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我们家乡的地图。

曾经尝试着自己画过几笔，但是又放弃了。缺乏一种技术使我苦恼，太多太大的空白更使我沮丧。黑夜也能摸到的、被马儿记得熟熟的走法，若是画下来有多麻烦。而且，又怎样才能画下草场大山的茂盛、画下不枯水井的神奇呢？精致地开了头又胡乱扔掉的纸，今天已经不知去向，渐渐地我还是用牧民的方式，让胸中约略地又细密地装上了一幅图。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五年重返阔别的草原时，牧民们感叹我依然熟悉地理。我自己也确实能够在深夜的路上，让山影一步步唤起依稀记忆，准确地找到自家毡包的灯火。不过遗憾是不能否认的：我最终也没有掌握牧人胸中的那四百里方

圆。由于太多的空白，后来在描写它时，我要补充很多的想像、情感和学识。

三

毕业后我被派去新疆考古，于是和新疆结下了此生的不解之缘。除了第一年以外，一次次我习惯了在新疆独自探寻。即使偶尔有人同道，也都是依照我的路线和主意。不觉之间，断续以新疆为目标，跑了十年。

在新疆，学问和文学的界限渐渐混淆了。或者说，是职务工作与生活方式两者的界限渐渐混淆了。后来我大都是并无具体的目的，只是盼望身心能在新疆熏陶，盼望在新疆不断地发现和游荡。

那么就需要有优质的地图。我注意这个问题的时间很早，但是在新疆探查的初期，我的背包里并没有一份好图。

一九八〇年决定从北麓向南穿越天山，踏查英国人A·斯坦因走过一次的、早在汉唐就见诸记载的“他地道”。我在北京复印了斯坦因著《Innermost Asia》的附图。

那是一帧等高线地形图，地名一律使用拉丁注音，大致囊括了吉木萨尔县和吐鲁番县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包括奇台、鄯善两县的一些地方。最重要的是，它比起汉文地图来，能提供给我比较准确的地名读音。那时新疆正巧也在流行北京制造的拉丁式新文字，所以以后在几次调查东部天山的旅行中，常有天山里的哈萨克人兴致勃勃地凑来，和我一块拼读着，欣赏那张地图。不过，用那种地图在天山调查常常心神不宁。包括淳朴的哈萨克人在内，人们有时用奇怪的眼光望着我，好像我是搞情报的特务，手里拥有间谍地图。

我不能不紧张。祖国大地任我走，这是一句暧昧含糊的大话。在吐鲁番的煤窑沟，在阿勒泰的青河，我都遭遇过军警的盘查。特

别是，我不但使用着一份洋图，而且包中还真的带着一张据说是美国间谍卫星拍摄的百万分之一地图。

简称ONM的美国佬在空中拍摄的地图（Operational Navigation Map），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被各种专业人员使用着。我是在日本的东洋文库复印的。百万分之一的比例尺，其实比革命串联地图还要粗略。它订正了斯坦因图的一些标高之类细节，但是注明的地点极少——可能他们对公社大队级的地点不屑一顾吧，所以这张图对我用处不大。

那一年还从日本复制了清朝印制的彩色地图集《西域輿图》。八十年代初，彩色复印即使在日本也是罕见和昂贵的，京都大学的一个朋友帮了这个忙，他以为我是个严谨的学者，没想到我主要的目的只是满足幻想。

《西域輿图》的奇特，在于它的绘法采用了彩墨画与交通线、居民点、示意的河流相辅相成的绘法。缺点是方位不准和比例失真，但是它形象逼真，而且于行政设置和各族游牧的区界，有权威的注明。它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城镇画有门楼堞墙，边界甚至画上栅栏，读着仿佛看一幅山水画长卷，非常有趣。

——不过上述各图都是花拳绣腿，用不到刀尖刃口上。我在搜寻着，搜集着这些老图洋图的同时，也仔细地找着用着顺手的新疆地图。终于找到了几部好图。比如我拥有一套两张对拼的伊犁地形图，它不仅准确地标着任何一个自然村，而且标着任何一条乡间土路（只要略宽于大车道）——这就使旅行者可以冷静判断步行、自行车、骑马的可能，而且还能估计时间。用来印山地的棕黄浓淡合适，每条等高线都稀疏清晰——这使我在几次决定选择山道的时候，出发前就能彻底分析山体的宽窄、大坂的坡度以及积雪的情况，冷静地做出决定，而不会有轻狂孟浪的冒险。

旅途不等人充分准备，当地人不懂你需要基础。走上旅途之